

從《失控的照護》中看被掩埋在美麗表象下的巨大黑洞

一、前言

俗話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但在現今少子化又高齡化的社會當中，家中的老人究竟是會被當寶，抑或儼然成了一個負擔呢？看著社會新聞裡，兒女或媳婦弑父、弑母的事件層出不窮，再回頭看看隨著年齡漸長，行動、思考能力也漸漸下降的祖父母及辛勞工作兼負照顧長者責任的父母親，我們要如何將電視、報紙中的一切僅視為社會案件或「別人家的事」而置身事外呢？

《失控的照護》一書中，故事的主軸緊緊在老人照護負擔及照護系統之弊病，一個神秘人的出現，毒殺了病情嚴重的老人並布置成自然死亡的假象，一切被揭穿後，犯人本身毫無悔過之意，然連「受害者家屬」也無法對犯人的行為燃起熊熊怒火，甚至將其罪刑視作為一份禮物、一份救贖。明明「孝順」在日本的傳統觀念裡是一件極為重要也可貴的事，那造成這樣怪異結果的原因究竟是甚麼？因為國民照護系統的出現，造成民間照護機構如雨後春筍般一一冒出，就為了可以分食「老人照護」這塊大餅，但為何機構最後得開始鑽法律漏洞以繼續營運呢？而國民照護系統對整個社會，尤其是中下階層的家庭真的會有所幫助嗎？在這以現實社會問題為基本架構的書中，「洞」究竟代表著怎樣的涵義？又是從何而來？這些是我在此篇學院報告中主要想深入探討的問題。

二、傳統道德——孝順，從羈絆化作深淵

(一) 是美德，是義務

孝順，是儒家核心的傳統道德，也是家庭倫理中最重要的一環，嚴格來說，已經算是義務的一種了。而日本也因為在西元六、七世紀之間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進而傳入了孝道的觀念，並且在之後內化為普遍的社會道德觀念。在《失控的照護》一書中，作者形容一位「受害者家屬」——羽田洋子最初的真實想法：

即便如此，一開始，照料母親就算稱不上快樂，但也讓洋子有某種充實感。平時在超商打收銀機，週末就朋友到小酒館喝酒。偶爾，休假時就帶颯太，用輪椅推母親到附近散步。雖然洋子的身體有些承受不住，但一方面心裡覺得為了家人而粉身碎骨，一股不可思議的喜悅油然而生。羈絆，家人的

羈絆。如此美麗的詞彙成為洋子的動力。¹

以及之後的：

先前，為了證明自己並非是一個會捨棄母親、殘酷的人，所以持續忍耐著實際上很想逃開卻無法逃避的照護責任。同樣，今天也是因為要證明自己並非是希望母親去世的殘酷之人，而將實際上得到救贖的感受換成為母親的死難過。²

從這兩段敘述可以看出對洋子而言，因為是提攜自己長大，在自己離婚後也無條件接納自己與兒子的摯愛母親，所以認為照顧年長的媽媽是應該的，而照顧母親也曾經是一份成就感，讓洋子可以回報自己最愛的母親，這樣的羈絆在母親受傷及失智症惡化前是幸福的。但又要工作又要照顧幼子及母親已讓身體相當疲乏，偏偏母親因為失智症加重，常常認不出洋子而鬧得雞飛狗跳，從這兩方面看來已不難想像洋子的心靈是如何的受傷而絕望。

洋子雖然離了婚還育有一子，但還算頗有姿色的她再婚應該不是太困難的事，但母親的照護是一個黑洞，跌進了，便難以逃脫。母親的失智症斷絕了她對未來的希望，所以原本美麗的羈絆漸漸變成只是因為自己身為兒女，有照顧父母的義務也不願背上「不孝」的惡名，才繼續隱忍著那樣令她苦不堪言的照護地獄，甚至在發現母親去世後的第一個反應也是「得救了」的心態。既深愛著母親，但又想趕緊脫離照護的地獄，這樣的矛盾也折磨著洋子，不願自己成為棄母的絕情之人。

(二) 是負擔，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現今身負照料家人擔子的人，通常都是勞動人口，我所指的勞動不僅是工作上的，也指對於家務的勞動。而對於像洋子這樣身兼三職，單親媽媽、員工、子女的例子也不在少數，為了家人的溫飽經常得耗費更多時間、勞力去工作賺錢，僅止於此就已是相當大地負擔，更不用提若是家人有人生了重病，情況會變得何等糟糕。原本在森林照護機構任職的佐久間功一郎曾說：

居家看護因人而異，但可能陷入束手無策的悲慘狀態，特別是照料人手少的家庭來說，更是難以承受。有些政治家反對照護保險制度，認為這樣會使「照料家人是日本的美德」消失，但家人的照料根本是日本的詛咒。³

¹ 葉真中顯著，張宇心譯，《失控的照護》（臺北市：天培文化，2015年），頁29。

² 葉真中顯著，張宇心譯，《失控的照護》，頁276。

³ 葉真中顯著，張宇心譯，《失控的照護》，頁42。

原本照顧父母的美德，在現今養活自己及兒小就已實屬不易的日本社會中，儼然成為了使理智線斷裂的一把利刃，這也是為何殺害父母、乾脆同歸於盡或因為長期居家照顧長輩而引發精神疾病的案例會越來越多。斯波宗典是一名三十多歲的青壯年，在父親腦梗塞但奇蹟甦醒時對上天是滿懷感謝的，也決定專心照顧重病於榻、對自己有養育之恩的父親，但短短三年便令他從一介壯年成了猶如臨界退休、滿頭白髮的男人，當時的斯波可以說是為父親而活了，因為這樣的照護勞動，幾乎剝奪了他的所有。

因為身體病痛的折磨、因為怕不趕緊斷開照護的鎖鏈的話會拖累兒子，也因為無法自力更生甚至還造成許多麻煩而生活得毫無尊嚴，斯波的父親在一次意識清醒時親自拜託斯波了結其生命。生活失去光彩的斯波在執行父親心願後，投身照護產業，因而看到了更多照護的黑暗面，所以斯波可以說是最了解社會現況、熟知老人照護問題的人之一，同時也堅定了他認為執行「LOST CARE」是對的想法，因為這些遭遇，所以他在東窗事發後被稱做了「悲傷的殺人鬼」。從以上可以看出照護責任對中下層階級家庭的身理或心理都造成的極大負擔，這也是為何需要設立照護保險制度的原因。

三、 社會福利與金錢利益的拉鋸

(一) 政府——流氓莊家

日本在西元 1970 年，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所占總人口的比重已達到 7.1%，正式成為老齡化國家，而 24 年後比重上升到 14%。⁴如此驚人的上升速度，政府勢必要出面做些事來因應的，因此也就有了國民照護保險制度。政府所制定的照護保險，是為了解決上述的社會問題，然其實對中下階層的家庭並不友善，畢竟在市場機制操作下，就變得必須用錢來換取等值的照護，也就是政府只是把「照護」帶到商業舞台上，不但能改革老人福利制度，也減輕了社會保險負擔。而佐久間功一郎也曾分析說：

從官員的立場來看，企業能夠有盈餘，就意味著有多餘的錢，因此，在處理預算的時候，可能就覺得削減給付是理所當然。他們在自己開設的賭場中，如果玩家開始贏錢，就變更規則，不給玩家籌碼，從企業這端來看，官員們的舉措就像這種流氓莊家。⁵

⁴ 王天鑫、劉起翰、宋悅，〈談日本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發展沿革及對我國的啟示〉，《遼寧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5 期，2015 年 12 月，頁 1。

⁵ 葉真中顯著，張宇心譯，《失控的照護》，頁 89。

根據 WHO 推估，2025 年全球 65 歲以上銀髮族可望達七億人，也為銀髮產業創造了 38 兆美元的商機，佐久間功一郎也曾提及日本個人金融資產有四成都在銀髮族手中，也因為在老人照護這塊餅背後隱藏著這樣極大的商機，許多企業紛紛開始搶食。但政府卻在民間照護機構越來越普及後，就開始進行法律的修正，降低支付企業的照護報酬。為了維持營運，企業也不得不把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或提高員工的工作量而薪資不漲，這是一個惡性循環，且企業鑽法律漏洞的違法行為曝光後，一般人只會將矛頭指向企業卻不會去思索箇中原因，所以政府一連串的改革是造成「黑洞」出現的主因，使企業不得不遊走在法律邊緣，也使本就岌岌可危的中下階層家庭被排除在社會福利之外、負擔更大的金錢壓力，這也是為何兇手最後選擇用最極端的方法——消失照護，以引起社會關注。

(二) 照護機構——是夢想家還是野心家？

本書成書時間是在 2015 年，時空背景剛好可以對照在現實的日本社會。當時日本剛脫離失落的二十年，新政府也提出三箭政策而廣受大眾期待，然而隨之而來的增稅、通膨及貧富差距擴大，則重重地將人民從美夢中打醒。後來連年的 GDP 負成長使人們開始不信任政府，也不願意進行投資，就這樣成了惡性循環，若要改變現狀，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引入」一股新的錢流以灌注乾涸的金融市場。這時候，就有人將腦筋動到上文所提及的——越來越多的老人身上，他們工作了大半輩子又剛好出生在黃金年代，使這些銀髮族成了一個不容小覷的經濟體，然而其中大多數都將錢財深鎖進銀行，與死錢無異。而隨著年紀漸大，首當其衝的就是健康與照護問題，所以財團便瞄準這一點，成立照護機構以達成他們「促進金錢循環、振興日本經濟」的夢想。

很顯然，尚未經政府政令規範的老人照護是一塊大餅，森林集團大費周章地改變自己旗下公司的型態就是為了能搶先在這塊處女地上紮根，一旦布局完成，便極有可能完全壟斷市場。在生產的社會化發展過程中，自由競爭自然而然會引起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當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就會產生壟斷。可是市場壟斷會造成市場競爭的消失，也就意味著消費者只能被迫接受壟斷企業控制的市場高價格，最終導致消費者利益的損害。雖然完全的市場壟斷在現實經濟實踐基本是不存在的，可是卻有助於我們思考，在企業家口沫橫飛闡述「帶動經濟」的夢想時，其背後隱藏著不為人知的野心為何。原來對機構而言的夢想，在繳納金錢的勞動者們眼中不過就是賺取錢財、將照護「商業化」的野心罷了。

四、名為「保險制度」的巨大黑洞

(一) 在安全地帶與用自由換取基本生存的老人

像森林花園這樣的單位，因為本就未依賴照護保險系統所以不會有為了維持營運而違法的行為出現，即使母企業因為違法事件而受罰也不會受到影響。檢察官大友秀樹的父親是個還算事業有成的男人，手上也握有不少不動產及股票，又所幸其子是個耿直的人，使其能夠成為「安全地帶」中的一員、入住高等級的照護中心。換句話說，也就是必須為富裕階級才有貽享天年而無後顧之憂的可能，也不必擔心自己入住之老人之家會受到照護保險改革的影響。富裕階級可以如此，那麼中下層階級呢？大友秀樹提到某個竊案判決結果時說：

雖然是慣犯，但因為偷竊而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卻非一般慣例，這次是因為情況特殊。這是被告川內枝的希望。「拜託盡量把我關在監獄裡越久越好。」……「因為，社會沒有一個人肯幫我，在監獄裡，我還能活得比較像個人。」⁶

從老婦川內枝短短的話語中，可以感受到她對生活的絕望，沒有任何依靠的她，因為是遊民、沒有固定住所而無法使用照護保險。生存權是基本人權，而「生活保護」則是一種保障生存權的制度，但川內枝身為遊民甚至無法接受生活保護，那這樣原用以保障弱勢族群生存權力的制度又有何用？國民照護系統、生活保護制度，對川內枝而言，是挺直了腰桿、拉長了雙手，甚至快要整個人跌下更深的黑洞裡也遠遠勾不著的「別人家的社會福利」，因此，在別人看來是懲罰、是懺悔所在的監獄，對川內枝來說，卻是極樂天堂。

既然對於在安全地帶及在黑洞邊緣的老人們，照護保險制度都不是可以依賴的社會福利，那麼這項制度的堪用性就不高了，因為若要取得完好的照護就還是必須砸下大量的金錢。因為照護被帶到了商業舞台，高階的老人照護機構林立、低廉的照護機構得大排長龍，對真正需要幫助的家庭而言，良好的老人照護就像是一條看的到而卻連摸也摸不到的救命繩，最後仍只能繼續背著沉重的壓力試圖自食其力以爬出洞外。照護保險制度對社會的貢獻，就像斯宗波典所形容：「充其量也就是在燒紅的巨石上澆灌一杯水而已。」巨大的聲響過後，待煙霧散去，留下來的還是那仍舊滾燙的巨石。

(二) 熄滅理想的熱情，助長貪婪的魔手

老人照護是近幾年新興的產業，無法被機器取代、工作機會也多，甚至可說是相當缺乏人才的，但是真正投身於照護行業的人卻遠低於所需人數，尤其在照護保險法改制後，許多民間照護機構為了降低成本，只得加重工作人員的負擔，以至於工作環境越來越糟糕。工時長、薪水低、內容辛勞，便是老人照

⁶ 葉真中顯著，張宇心譯，《失控的照護》，頁 130~131。

護工作的最佳寫照。除此之外，在工作中遇到性騷擾的情況時，還得顧及對方是行動不便的老人而先隱忍下來，這樣的「感情勞動」是服務業核心的一環，當然老人照護也不例外。

窪田由紀是一名懷抱著滿腔熱情也相當真摯地進行照護的照護工作人員，因為懷有熱情，所以對照護對象多少會有些關心，甚至會視作親人來照顧，但照護保險法修訂後卻連「陪伴老人散步」都算是保險範圍外的服務，必須由受照護者自行負擔費用，若是照護員提供免費服務便成了違法行為。就連這樣基本的陪伴都是不被允許的，拒絕時只能看著老人家落寞的眼神卻愛莫能助，造成許多原懷有熱忱的年輕照護員，像是由紀，發覺這並非自己理想中充滿愛與關懷的行業，反成了既無法實現理想也無法賺大錢的痛苦來源，最終走向離職一路。

商人利用老人照護來達成促進日本經濟的目的，然而還有另一種方式也是為幫停止流動的死錢注入新生命——詐騙。在佐久間功一郎的眼裡，兩者只是方法上的差異罷了，老人照護、存款詐欺，為了達成目的及將利益最大化，全都是不擇手段，他甚至認為拿利用不安及羞恥的情境詐騙老人所獲得的金錢來幫助其他人才是真正的「善」。在老人越來越多的社會中，詐騙也變得更加盛行，使得許多勞苦大半輩子、好不容易存足了養老金，才要開始享福的老人們一夕之間又身無分文了，無助及自責交織而成的痛苦撲向受害者們，形成另一個黑洞將受害者吞噬。

五、 結論

佐久間功一郎曾對大友秀樹說：「在這個世界上，最赤裸裸的差距就是老人的差距，特別是到了需要照護的老人之間差距非常殘酷。」所以有了大友的父親與洋子的母親這樣的對比，但書中也刻劃了某部分有錢的老人是沒有真正的「親人」的，甚至可能被背叛或被詐騙集團搜刮，也刻劃了沒錢又有病痛的老人蓄意地犯罪，只為享受監牢完整的生存需求供應與照護。

為何本書會命名為「失控」的照護呢？扶養比的提升導致照護壓力逐漸失控，也成就了無數失控的居家照護悲劇，不夠完好的照護制度造成了像「LOST CARE」這樣的失控畸形產物。此書所顯示的照護保險制度下隱藏的巨大問題所造成的黑洞也是我這次主要的問題意識，畢竟我們有一天都會老去，而屆時我們可能是大友秀樹的父親得以安然養老，也可能成為往昔記憶逐漸褪色直至消失的失智老人，而最不樂見的是成為兒女揮之不去的夢魘，所以究竟該如何在臨終前都活得有意義且有尊嚴是現今老齡化社會重要的議題。

而老人照護這個行業，需要注入更多的年輕生命，但該如何使年輕人對這個行業持續懷有熱情或不再抗拒呢？改善工作環境是必要的，給予照護工作人員更多的尊重及敬佩亦是。有些人，就像佐久間功一郎所說的「偽善者」，認為秉持著無欲無私、竭盡心力為他人付出的精神才有資格成為照護服務員，但現實中所有人都需要賺錢生活也都有自尊，所以若是連自己辦不到又有何資格去要求他人？去關切照護工作人員的工作環境及心境變化，並想辦法去改善才是可以使「黑洞」逐漸縮小的辦法。

參考資料

葉真中顯著，張宇心譯，《失控的照護》（臺北市：天培文化，2015年）。

王天鑫、劉起翰、宋悅，〈談日本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發展沿革及對我國的啟示〉，《遼寧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2015年12月，頁1。

